

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

□徐 坤



第一次来苏州,是在1995年的春天,从北京坐绿皮火车,夕发朝至,早上5点多就进入沉睡的姑苏城。粉墙黛瓦,水声潺潺,草木芬芳,上有天堂下有苏杭,美好的江南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。彼时已听说从1994年开始建造的苏州工业园区,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,主打电子信息制造和精密机械制造两大出口加工类产业。走在曲桥间,漫步竹林里,丝丝古典春意中仿佛飘来近郊农田拆迁征地、机声隆隆、塔吊林立的建设场景。东方风来满眼春,20世纪90年代的古老姑苏城上空,澎湃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、综合改革大步走的宏伟气象。一座面向未来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,正在流水断桥春草色里拔地而起。

一晃,三十年过去。我曾无数次来苏州——姑苏寒山寺、东吴大学旧址、虎丘园林、常熟沙家浜、昆山周庄、吴江退思园,到相城区领“人和期刊人”编辑奖,甚至在2024年还来采访过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。苏州的每个区都去过了,还都不止一次,唯独没有去过苏州工业园区。仿佛苏州是苏州,工业园区是工业园区,不在同一个纬度似的。想了一下,似乎“工业”二字,常把作家的活动和园区隔绝开来。

机缘巧合,2025年冬天,距离我第一次来苏州三十年后,终于专程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一访。从虹桥机场出来,车程40分钟就到了,妥妥的“上海一小时经济圈”。我以为工业园区无非就是那老几样:集成电路、液晶面板、计算机外

设、通信设备、航空零部件、模具等。殊不知,话一出口,就被当地人笑掉大牙:“徐老师,您是从哪个山洞里穿越过来的?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!老皇历了!早已翻篇,而且都不只翻了一篇!给您说说我们现在的场景吧。苏州工业园区集中构建6个重点产业集群,有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及大健康、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、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、新能源及绿色产业,还有23条重点产业链组成的‘623’产业体系……”

我说:“打住!我听不懂,最怕这种数字统计材料。你能不能领我去看点能看懂的?”当地人说:“好啊!咱这就去看。”

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冬季暖阳下的园区分外壮阔美丽!一座巨型的园区新地标“飞翔”雕塑,首先映入眼帘。晴空丽日下,蝴蝶张开的翅膀跟苏州屋瓦缠绕在一起,传统与现代交汇,想飞又滞重,充满悬浮感。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、金鸡湖右岸客厅、苏州当代美术馆、“苏州之眼”摩天轮、苏州文化艺术中心……看不过来,真的是看不过来。

震惊之余,我不断地对自己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发问:我是谁?我在哪里?北京环球度假区吗?北京欢乐谷吗?石景山游乐园吗?文体旅游休闲度假吃喝购物一条龙,这里也太好玩了吧!所有的地标建筑都是大手笔。苏州奥体中心,总投资约50.7亿元;苏州当代美术馆,总投资约15亿元;亚洲最大水

上摩天轮“苏州之眼”,总投资约24亿元……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和欣欣向荣的气象,全都体现在园区每一个先声夺人、气势恢宏的建筑里。每座楼堂馆所的设计上,都精心加入对苏州园林的现代诠释。美术馆构建了9个巧妙连接的独栋单体;苏州奥体中心则以“园林、叠石”为创意,一个大馆带三个小馆。更奇妙的是“苏州之眼”,以128米的高度刷新苏州城市天际线,28个回转式太空舱每舱至多可容25人,转一圈1小时,能将苏州美景尽收眼底。尽管不是周日,但仍然看到有许多家长带小孩特地来体验太空舱。

不是工业园区吗?怎么全是文旅

项目?工业呢?别急,马上就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产业园,这里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。占地面积约233亩的人工智能产业园,智能终端应有尽有。在这里,我喝上了机器人打的咖啡,裸眼看了3D电影,目睹了现场打印3D假牙箍,跟小型人形机器人对了话,最后又坐上了无人驾驶汽车……消费业态新模式,人工智能新场景,让人不禁深深感叹:智能已至,未来已来。

车子驶过李公堤,驶过重云巷,驶过那面汇集311种文字书写“我爱你”的中法爱墙,驶在金鸡湖畔CBD核心区宽广的大道上时,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座巨大的折扇一样的苏州国际博览中

心。咦?那不是2023年7月第13届江苏书展时,我来做过讲座的地方吗?什么?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竟然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?

2023年4月23日,在江苏全民阅读日之际,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发布了2023年向社会推荐的“12本好书”,我的《神圣婚姻》是其中唯一部长篇小说。组委会邀我参加7月份的江苏书展。那一年我只身前来,7月2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做了题为“俗世之中见神圣——在古典的阳光下”的讲座和签售,视频直播有几百万人在线观看。我没好意思惊动苏州当地的朋友,晚上一个人围着展馆散步,看那打开的折扇一

样的一座座展馆,周围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,马路上的汽车和灯火,仿佛身处梦中。岂知那会儿,我已身处苏州工业园区的腹地了呢!

无园林,不苏州。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;不进园区,怎知未来如斯!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,既古典,又现代,既精致,又豪迈,宛如又一座粉墙黛瓦的苏州园林。只不过,这里以3D为墙,以光纤为瓦,以大数据为湖石,以AI为曲桥,将咫尺山林镶嵌金鸡湖畔右岸客厅,将硅光脉动刻进“飞翔”雕塑。园区人以勇立潮头的胆识和气魄,谱写了一曲开放创新的时代高歌。

通往国际陆港的彩虹

□唐树清

“火车拖来一座城”的时候,风光旖旎的舞水河依旧是一道天堑,阻绝了铿锵向西的车轮。东岸袅绕着火车拖来的满城烟火繁华,而河西还是峰峦寂寥,荒芜从生。霓虹闪烁,诱惑着河西的人们纷纷舍弃守望的土地,渡过舞水河,融入东岸的城市风情。

沧桑不堪的榆树湾古渡码头,依旧在火车的汽笛声里守望着生生不息的流水。波光浪影里,岁月熏染的乌篷船,穿梭追忆着江枫渔火的不断愁绪。差不多一百年前,尚在从军行伍的沈从文曾在这里沿河往来清乡。“那地方上行去沅沅县城约九十里,下行去黔阳县城约六十里,一条河水上溯可至黔省的玉屏,下行经过湘西重要商埠的洪江,可到辰州。在辰河算是个中等水码头”,说的就是这个码头。

1991年,我来到这里的时候,一艘乌篷船停泊在河风瑟瑟的码头,独自承受着东岸繁华和西岸荒芜的落差冲击。偶尔,船桨“吱吱呀呀”的划水声,还会在空旷的河面寂寞地响起。乘坐渡船的人,是从河西来到榆树湾的市场贩卖家禽蔬菜,又买回生活需要的油盐酱醋的河西人,也有厌倦了城市喧嚣,去河西寻找一份难得的乡野情趣的河东人。

一个周末的午后,我漫无目的地登上了停泊多时的乌篷船。船夫是一个被河风吹得颇为苍老的老人,也不多问,麻利地解下缆索,竹篙插进波平如镜的水面,载着我一个孤客向对岸划去,荡起的层层涟漪快速地在船头推进。我问:“多少钱?”老船夫面无表情

地说:“随你给。”我又问:“生意好吗?”沉默了片刻,船夫说:“住在河西的人越来越少,哪有什么生意?有时一天也碰不到一个过河人。”老船夫的眼里满是惆怅和落寞。说话间,渡船便已靠上了河西的岸头。

到了1995年,舞水一桥建成通车,古渡码头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桥梁。舞水一桥采用的是中承式曲拱结构,近300米的河面一跨直抵对岸,远远望去如一条直线穿过从舞水升起的明月。没多久,挖掘机从桥头往西开掘了一条约500米的毛糙土路,仅可通行大型施工车辆。这是河西的第一条公路,现在的舞阳大道的起点。随之,路的左侧建起了一幢砖混楼房,门口挂起了“怀化河西经济开发区”的牌子。从此,形色各异的施工机械设备,潮水一样淌过舞水一桥,机器作业的轰鸣声昼夜响彻西岸,描绘着这里日新月异的变迁。

此后的二十多年,从舞水一桥到舞水六桥,造型各异的公路大桥如雨后彩虹,凌空飞架在不到5公里的河段。一桥的水波浸月,二桥的长虹飞渡……六桥的造型最为别致,仿若一架竖琴,斜拉索如同从云端放射的琴弦,弹奏着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,将城市的繁华延伸到了河西。

2019年,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》,怀化正是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。2022年,以河西经济开发区为基础,设立了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,又在三桥和五桥之间,建起了气势宏伟的陆港

大桥,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飞越舞水的第七座桥梁。七桥直抵货物集散的主港区,是国际陆港倾力打造“七纵七横七座桥”的交通枢纽。穿梭往返的车流,把十余万人口吸引到了港区定居,也把大山的风情带到了山那边的大海。

嬗变为国际陆港后,隶属广铁集团驻怀化的机务、车务、客运等铁路职能部门,以及当年跻身于全国十大编组站场之一的怀化铁路货运南站,陆续从东岸入驻河西。在靠近国际陆港主港区舞水河畔的宽阔地带,建造了一个立体交错的铁路高架桥群。横跨两岸的铁路桥不像公路桥那般匍匐地面,而是悬在半空如银河穿梭。动辄上千米的长度,又似龙翔于天,穿云破雾,密集得让人眼花缭乱,分不清哪儿是东西纵横,哪儿又是南北贯穿。

小罗是主港区的一名员工,他所在的国际陆港海关监管作业区,承担着国际货运单证办理、货物查验、装卸、储存配送等职能。他说货运车辆通过公路大桥从周边的黔东南、铜仁、邵阳等地拉来货物,经过检验、分拣、装车编组成国际货运专列,再通过铁路大桥运往东盟。他笑称国际陆港就是围绕桥做文章,公路大桥运进来,铁路大桥送出去。

说话间,一列“复兴号”动车组列车从山那边的隧道势若奔雷驶出,在舞水河的半空迅疾驰过,转眼便钻进了远处的苍茫群山。

我想武功山了。有时,是一种淡淡的思念,仿佛刚点上一炉沉香屑,香气氤氲。有时,是一种浓郁的冲动,恨不得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总之,自从前不久踏访,武功山就深深印刻于我的脑海,时常在梦中浮现。

深秋一日,细雨绵绵。从车上下来,远处的山脉逶迤绵亘,云雾环绕,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游客熙熙攘攘,把武功山挤得水泄不通。十多年前,武功山似乎还不是一座显赫的山脉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评选出的中国十大“非著名”山峰,武功山名列其中。可如今,每年到访武功山的游客均按百万计,尤其是那些背着帐篷与炊具的露营爱好者们,把武功山视作自然主义的圣地。

拾级而上,一路重峦叠嶂,怪石林立,古木茂盛,郁郁葱葱。耳畔时而传来潺潺水声,却无处可寻。鸟儿在深谷中啾啾和鸣。立足点将台上,我方知武功山乃由帝王命名。晋朝时,因蜀中武氏夫妇慕名来此修道,遂名“武功山”。南北朝时,将军欧阳頔协助陈霸先平“侯景之乱”,于此地夜梦武仙人遗策,大获全胜。陈霸先成就霸业后,内心时常感念武仙人遗策,将“武功山”赐名“武功山”。风雨迷茫之中,当年的烽火硝烟似乎近在眼前。

来到问道台,依稀可见东晋道教理论家、医药学家葛洪求学问道的身影。缓步通过摇摇晃晃的许愿桥,脚下深不可测的壑谷集聚了大自然的众多神来之笔。踏入松林间,花草似在喃喃细语,白云像在欢腾畅笑。闭目凝神,风过处,千丘万壑有如琴瑟,令人尘念顿消,陷入庄子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逍遥境界。走着走着,雨势渐收,山峰的鬼斧神工愈发清丽。如此美妙的风景,难怪连见多识广的徐霞客也称赞连连。公元1637年,刚到知天命之年的徐霞客登临武功山。不知怎的,这位遍访名山大川、早已对山“审美疲劳”的旅行家,竟然在这里整整活动了十天,给予了“薄海内外,无如赣之武功山”和“登武功山,江南无山”的超高评价。他写下的“千峰嵯峨碧玉簪,五岭堪比武功山。观日景如金在冶,游人履步彩云间”,读罢依然令人神往。

海拔不断升高,山势反倒渐趋平缓,大片草甸倾泻而出。我去过一些草原,像呼伦贝尔、巴音锡勒、阿坝花海,绿的辽阔、丰盈、生机都带给人一种立体的震撼。但是,那些草原都离地平线不远,当把它们搬到将近两千米的海拔,还能这么绿吗?它们还能如此成片铺展,恣意生长吗?当我攀上金顶的那一刻,大自然的伟力给了我清晰的答案。

那是整片整片的绿,那是铺天盖地的绿,覆盖着一座座高耸的山峰,在雾气中若隐若现。绿的尖尖处镀着层金,渲染着深秋的色调。一会儿,阵风起,雾气四下飘散,漫山的绿舒展开来,一浪高过一浪。生机盎然,已不足以描摹这里的灿烂。这里浩瀚得让人敬畏自然的神性,让人只想扑倒在自然美丽的怀抱中。一会儿,浓雾重新聚合,如雪如絮,如烟如练。山谷里像隐藏着一台超大功率的蒸汽机,吐出一炉炉翻滚的蒸汽,使我产生一种幻觉——若把天地倒转过来,这条翠绿的地毯亦可为鲜亮的晴空。此时,晴空的主人太阳,恰似一面铜镜,正在全身心享受云雾的磨光。一缕云雾飘过,太阳就明

云上武功

□罗 铮

亮一分。水是生命之源。这里能拥有世界同纬度名山中绝无仅有的广袤草甸,首先要感谢的无疑是水。这些亮丽的草甸下面,必定流淌着众多河溪水泽。它们为草甸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,玉成草甸茂盛蓊蓊。它们谦卑,它们温顺,它们利万物而不争,但它们坚定不移,它们德被一切。它们与大山、与草甸的珠联璧合,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哲学妙语。它们更汇聚成水流,经芦溪河汇入袁水,最终奔腾入赣江。它们将大山的养分与馈赠,毫无保留地播撒在赣西赣北的土地上。我朝着海拔1918.3米的“金顶”石碑,深深鞠了一躬。

下山途中,一排排帐篷五彩斑斓。试想,当皓月当空时,天高云淡,四野安宁,尤其是星空如幕布般垂在眼前,似乎不用攀登高楼,便可手摘星辰。高山之巅的澄明夜色足以让人安详下来,回归古人在夜晚的感触。枕着山的脉搏入睡,伴着汨汨水流和阵阵虫鸣,披着晨曦甘露迎接日出,难怪背包客们络绎不绝。

为了满足“驴友”们的心愿,武功山管委会每年组织一次帐篷节。当然,要想享受澄澈的星光和空明的夜色,先得通过崎岖山路的考验。好汉坡、一线天、绝望坡,光看名字,就有些望而生畏。但来自四面八方的“驴友”们还是鼓足勇气,从山的各个方向艰难登攀。小道常悬于绝壁之上,有的地方连台阶都没有,全凭手脚奋力攀爬,最陡峭的地方坡度接近70度。一旦登顶,便卸下背包,让帐篷怒放于茫茫草甸。刹那间,白鹤峰、观音宕、万龙山、发云界等户外营地,支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,犹如一朵朵五颜六色的鲜花。人们或吹拉弹唱,载歌载舞;或静卧于草甸之上,放空超载的心灵,整个营地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跳动的音符。几个大营地容纳不下时,帐篷就延伸到高悬于峭壁之上的星空栈道。这条全国最长的高空栈道长达2888米,好似挂在苍翠草甸颈项上的一串珍珠。一顶顶帐篷在栈道上一字展开,像一条色泽鲜艳的长蛇,曾创造了“最长帐篷队列”的奇观,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工作人员告诉我,武功山帐篷节创办于2008年,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18届,参与人数由4000余人剧增至数万人,已经成为武功山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随后,一张张名片纷至沓来:中国金牌户外旅游目的地、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……

不远处,块石拱顶结构的千年古祭坛群雄浑、平静。葛仙坛,是为了纪念一千多年前的道教天师葛玄、葛洪在此炼丹修道而建的。因白鹤真人修炼成仙、挤土成坪的传说而得名的白鹤观,是江西境内海拔最高的道观,也是武功山上名气最大的道场。与所有灵秀山脉一样,武功山自汉晋时期就被佛道两家择为修行的洞天福地,山上山下建起的寺、庵、观、堂超过百处,为山脉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。众多文人墨客心向往之,黄庭坚、杨万里、文天祥等均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。

待回到山脚,云雾依然浓密。朦胧之中,群峰屹立,山山相依,如巨人雄壮的骨骼,又如时间久远的巨型线装书册,上有青绿点缀。千万年来,朵朵白云守候着座座山峦,笃定地将时光一寸寸凝固在每一块山石里。未来,还将不离不弃。



星河

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